

针路图

陈跃子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针路图

陈跃子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针路图/陈跃子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8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重点出版物)
ISBN 978-7-218-07239-5

I. ①针…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5867 号

针路图

陈跃子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谢海宁 徐清
装帧设计: 张竹媛 吴德灏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7239-5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75 插页: 1 字数: 460 千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第一章

—

风兮云兮，潮水泱泱。

一艘标识“广东省潮州府领字壹佰壹拾捌号蔡湛秋商船”字样的三桅红头船，凭借着一帆好风，徐徐地在这南太平洋上航行。往南，往南，一直往南，就像一只南飞的雁，振翮云海，羽翔九天。

蔡湛秋独立船头。此刻，他的心境，就像眼前这变幻莫测的云，这深不可测的海，云卷云舒，潮打浪覆。作为“南北商船行”的掌舵人，他对船队的所有商贸往来都是了如指掌，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让官府抓住把柄而落得仓皇出逃，亡命南洋呢？这祸从何而来，缘何而生？陈仰穆一向办事稳妥，几乎每一宗生意都是十拿九稳才做，赚多赚少是一回事，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冒险过、失手过。再说，这一次，不是简单的输赢与得失，而是灭顶之灾啊！五艘商船，满载着从津沪发出的货物，竟被官府以“通匪资敌”的罪名查封！鬼使神差的是，夜半三更，居然有人冒充他蔡湛秋的名号，引着大队海盗前来劫船……这分明是一个圈套，是一个陷阱，是一个阴谋！幸好林云翥事先得知消息，冒死从樟林港开出这艘伤残报修的“118号”，将他和陈仰穆接上了船，摆脱官兵快船的追捕，开出南澳海域而奔赴南洋！这“南北商船行”，这蔡陈林三兄弟，到底跟谁结了仇？而官府查封商船，又出于何因？蔡湛秋百思不得其解，陈仰穆也是一头雾水，而一直在樟林埠行医、消息灵通的林云翥，也只能打听到只鳞片爪，根本无法辨其真假，更别说得个所以然。这一个哑巴亏可是吃得太大了！整个船队，除了这一艘老牛一样的“118号”，其余的要么被烧毁，要么被官府没收，全都没了！他们蔡陈林三兄弟这些年所有的辛劳付之流水不说，还不明不白地落得“通匪资敌”的罪名！冤枉啊，这世道，怎就没一个讲理的地方呢？原来，他们仨是那样的踌躇满志，一路酣歌。此刻，面对大船犁出的一道悠长悠长的雪浪银花，蔡湛秋双眼悄然发酸起来。想不到这次逃亡，靠的还是这艘不离不弃的红头船……

“头家，该回舱里了，起风啦！”大公陈老水又一次提醒了他，可他仍然没有进船舱的意思。舱里，百无聊赖的陈仰穆跟林云翥在下象棋，为了悔不悔棋正争得面红耳赤。他知道此刻他们心里的滋味，他知道憋闷到底有多苦！

有道是：水国无边际，舟行共驶风。这船行大海，就像一只蚂蚁爬在油锅边上。天地间最变幻莫测的莫过于海上风云，周遭的辉煌与暗淡皆在转瞬之间。蔡湛秋刚才与陈老水接了火，一支烟还没抽完，水色旋即变得黑浊如墨了，天突然变得昏暗了，风也刮得厉害了。

“老水，你看，这水，这风！”蔡湛秋朝大公喊了起来。

“头家，我来！”陈老水扔了手里的烟，举着照水镜瞭望起来。

“这一路逃避着兵船，三桅十二帆席都张满，风大水顺，船速过更，怕是已经离谱了。你看，你看到了什么路数！”蔡湛秋凑近前。

“阿尾，快，请陈爷上来，还有，请《针路图》！”陈老水朝押班阿尾大声叫喊。

陈仰穆一把抹了棋盘，抢在阿尾前头登上了船楼。他怀抱一只圆筒形的檀香木盒，里面就是一份《针路图》。历代帆船放洋，寻山认澳，望斗牵星，知山、知沙、知浅、知深、知屿、知礁，靠的就是它！一般情况下，每一艘红头船都会有一份《针路图》，由伙长掌管，与罗盘、指南针一起放在船尾的针房里。可是陈氏的这份《针路图》却与众不同，里面除了标明针路、回针，还记录着陈氏先人下南洋、走南闯北的所见所闻，还有许多经验之谈、警诫之语。陈仰穆奉为至宝，时时随身。

“阿尾，取水下针。”陈仰穆看了一眼水势，就领头进了针房。阿尾应声，咚咚地跑到船头，打了一木桶水，又咚咚地跑回船尾，送进针房。这下针的水，必须为阳水，阳水就是风上头的水。这水罗盘，分二十四个方位。“于幽静处，安罗经，下指南，庶针定向，不至浮沉。反复推详，莫作泛常。”这些都是《针路图》中的告诫之语。

“穆，你老在行，你看，这边是琉球，这里是澎湖，我们船的方位是在这……”蔡湛秋在陈仰穆跟前不敢妄言。

“你别看这潮阔浪平，风暴将随时而至。《针路图》上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看来我们为了逃避兵船，舵吃顺风，现在是不对针路了。”陈仰穆满脸阴云。因为此刻，海面上已骤然飘起了如丝如缕的流雾，海天相接处，传来遥远的、奇异的呼啸声。

“没事吧？”林云翥神态不安地跟上来问。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什么风险没经历过，不都好好地挺过来。”陈仰穆说着，让林云翥跟着进舱，又与蔡湛秋一同来到后舱，对着神龛里的神像烧香祷告了起来，“本船奉七记香火有感明神灵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明著天妃，海洋屿澳山神土地里社正神，普降香筵，祈求圣杯。或游天边戏驾祥云，降临香座以蒙列坐，谨具清樽。伏以奉献仙师酒一樽，乞求保护船只财物。青龙下海永无灾，伏望圣恩常拥护，东西南北自然通。伏以三杯美酒满金钟，扯起风帆遇顺风，海道平安往回大吉，指东西南北永无差，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

这时的海面虽然光线昏暗，但水下那仿佛千军万马奔腾的气势还是明显可感，

水被搅动，眼前的海一派墨染的凝重。瞬间，那些若沉若浮的龙蛇鱼脊就跃动了，就翻腾了。首先是一双海豚，破阵而出，腾空而起，这序幕一拉开，就仿佛汇集了全世界的跳水名将和体操高手似的，成群成队的海豚，有如群龙戏海，跌宕腾挪，此起彼伏。更好似两军对垒，卷起千重浪，震起万颗珠，大鱼如引爆重磅炸弹，轰轰烈烈，小鱼疾如流矢，万箭齐发，将一个苍茫的大海搅成了一锅粥。

蔡湛秋忧心忡忡，注视着海上的风云变化。

大公为了缓和气氛，凑近林云翥，指着一只腾空而起的海豚说：“林先生可曾遇过这等鱼阵？这就是行船人常说的‘龙兵过’。这海豚可真比人精。你看，它们将那身子腾起，又横着身子砸下来，为啥？可不仅仅是闹着玩，它们是为了震晕这周围的鱼群。这鱼群和羊群、马群一样，都有领头的，如果将这些领头的都砸晕了，降伏了，后面的亿万鱼虾就乱了阵脚，就任凭这些大海豚、大鲸鱼生吞活剥了。”

“会有大鲸鱼？”林云翥好奇。

“有，会有的。”大公笃定地答。

少顷，就出现“龙兵过”后的平静。这种平静就像在一锅沸腾的粥下面釜底抽薪。可瞬间，有把火烧上来了，锅底发出奇异的声响，哗哗，哗哗像牛叫，却比牛叫的声音更大，更响。随着水声响起，无数水柱喷射而出，水气漫漫，烟雾弥天。突然间，洋面上就现出好几座小岛一样的庞然大物来。

“真的是大鲸鱼！穆，是鲸鱼群哇！”林云翥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

陈仰穆这时却没有反应。他领会大公观鱼谈鱼的用意，但更预感到天气的不妙。

“老水，你看，”陈仰穆默然良久，说，“这南暖北冷，按理这大鲸群和‘龙兵过’应该朝大洋下方游去才是啊，为何逆流而上呢？”

大公听了，脑中闪过一道疑云。但他马上镇静下来说：“这海底物件变数大，陈爷放心，还是回舱里喝茶吧，这里风大，别着了凉。”

陈仰穆的预感果然应验。当天夜里，一场灭顶之灾陡然降临。

饮罢了茶回到舱房，陈仰穆一直没敢睡觉，自从“龙兵过”后，他的心一直七上八落。一本《针路图》不离手，左翻右看，好像里面藏着什么锦囊妙计，可以逢凶化吉。捧着这《针路图》，他的心就平静了许多，就仿佛得到了祖辈们荫蔽而胆壮气豪。

情况确实不妙。当东南天际传来沉闷的雷声，当船舱里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陈仰穆就独自一人走出舱房，登上了舵楼。一大片黑云从东南洋面冒出，没容他看清楚就迅速弥漫开来，狰狞变幻，铺天盖顶，把大船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黑气当中，混沌沌沌，如同扣在一只大铁锅里，严严实实，不辨东西。全船的人都不堪闷热，纷纷醒了过来，恐怖的气氛压迫得谁都不吭一声，只是悄悄地抱住身边的可依之物。

风声，潮声，浪涛拍打船舷之声，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呼啸的风声中似有滚滚的车轮在碾轧，轰轰隆隆，又似有兵器相错，金铁争鸣，又似有万千强弩齐发，

嗖嗖咧咧。再细听，还有马的嘶鸣，人的呼喊，狗的狂吠，兽的喘息……再听下去，又仿佛只有自己的哭泣，只有发自内心的恐怖了！

“阿尾，砍桅杆！”陈仰穆对专事桅蓬的押班阿尾大声喝令。

砍弃桅蓬是海上抗风的绝招，也是险招，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样做的。大船一旦失去桅蓬就只能随波漂流，不由自主了。

而此时，整条船中全是黑乎乎的奔流直泻的海水，每一个浪头打过来都是从船尾一直扫荡到舵楼，甲板上根本停不下人……已经有两名水手被风浪卷走了，而桅杆，终于还是被阿尾砍倒了，它就像一根稻草，猛然被风浪卷去……

不知漂泊了多久，突然，风好像歇息了，被驯服了，舱外不再水卷浪翻。

“穆爷，风停……”大公还没将话说完，就被脚底下传来的一声闷响打断了。这一声响与刚才的响声不同，伴随着的是剧烈的震荡，使每个人都觉得头皮发麻的震荡！跟着船就开始倾斜起来，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磁石，正在用力把船吸向海底！

“是不是触礁了？”林云翥惊问。

大公不答，转身直朝舱底奔去。

“穆，你看，这下可是脖子上试剃刀，险了！”林云翥临危仍不失幽默。

“别乱，大家别乱！”陈仰穆心里明白，在这苍茫的大海中触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蔡湛秋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了陈仰穆和林云翥，悄声说：“兄弟，跟着我，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分离！”

“蔡爷，这龙骨都断了，舱底进水，看来这船是保不住了，大伙各自逃生吧！”大公几乎是附在蔡湛秋的耳朵上说，“你们几位爷，跟阿尾上小舢板，他力气大有经验，会送你们上岛的，这里，离琉球、日本不会很远，也许，还会有一条生路。”

“你……老水！”目送着陈老水登上船楼，蔡湛秋什么话都说不下去了……

二

林云翥一直觉得愧对两位兄长。今日之祸，可以说是因他而起，可是，其中块垒，他又无法理清，心头总有一团乱麻，挣不断，理还乱。自从“南北商船行”由樟林埠迁往汕头埠以来，他对商行的生意参与得比以前少了。他一直没有放弃樟林的怡生堂，一直以悬壶济苍生为己任。商行上的事都是两位兄长在打理，他最多只是利用怡生堂往来人头杂、消息灵通之优势，通行情，出主意，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而已。一个人空落落的时候，他总会怀念商行设在樟林时，兄弟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的日子。

樟林是潮人向外移民拓展，对内繁荣经济的发祥地。潮人成规模向外迁徙的现象可以追溯到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但在此前更漫长的古远，其足迹之广，往返之多，也难尽计。

其黄金时代，应推自清康熙年间，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弛海禁之后，红头船从“片帆不准下海”转变为“准其自由贸易”，故商贾纷纷造大船，下南洋货运贸易，樟林埠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林家祖上原来也是行红头船的，都是在大风大浪里九死一生拼搏出来的大船主。后来，林家出了一件轰动潮州，也震动了朝廷的“通匪案”。本家富豪兄弟，交官结府，走私行贿，越俎代庖，无法无天，终因官家反目，仇敌下井投石，被冠以“私铸炮位，交结盗首，接济洋匪，尤为罪大恶极”罪名而落了个枭首示众的下场。遭家不造，林家家族自此中落。林家人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民跟官斗，有如飞蛾扑火；钱银再多，不如官印一个。于是，林云翥的祖辈从此不行船、不做生意，只遣儿孙读书，发誓要让儿孙考取功名，当官做老爷！后来林家子孙书倒是读了不少，可就是当不了官。那一个考取了功名的居然一去不见回来，倒是这个悬壶济苍生的在这樟林埠内外出了大名，成就了一个名医世家。

世代行医的林家便立下了一个家规：不许任何林家人下海经商。但是到了林云翥这一辈，却按捺不住欲望——那是一种男儿渴望冒险、用自身力量赢得身后功名的跃跃欲试的冲动。林云翥在行医的同时，偷偷地跟结义兄弟蔡湛秋和陈仰穆合伙干了起来。他们学“桃园三结义”歃血盟誓，苍天作证，大地为凭，三人同心，共创大业！最初，他们都以入股的形式加入蔡氏船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餐露宿，海上漂泊，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之磨难，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积攒，一块银元一块银元地苦挣，渐渐有了起色。终于，他们有了新的船队，买卖越做越大，气派也大，从上海、天津、张家口，到安南、暹罗、实叻，甚至跨过太平洋进入红海、波斯湾……“南北商船行”渐渐成为潮商中一个小有名气的商号。

对于创业的艰辛，他们是感慨万端。三人经常聚在一起，饮个一醉方休。可是，囿于祖训，林云翥一直没有正面在商行抛头露面，而是以医生的身份和朋友的名义在商行行走。也正因如此，在“南北商船行”遭受官府查封，被不明来历的海上武装下井投石的时候，他才有机会探得消息，也才有机会把停在樟林船坞修缮的“118号”商船开出港来！

船开出外洋，林云翥才有心思静下来追究这场横祸的起因。

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名字：林阿吕！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告示：查获“长毛”匪首林阿吕，在普宁妖言惑众，招兵买马，落网伏法！

那天傍晚，林云翥正准备关门，忽然来了两个汉子，一个是在汕头洋行当差的老赵，另一个就是林阿吕，林阿吕一进门，就跟他认了本家，一脸的谦恭神色。聊了一会，林阿吕说出真正来意：“听说贵行商船不日将起航赴津沪货运，敝行正巧也有一批货要从天津发来，想跟贵号结伴而行。一呢，是仰仗南北商船行在海上的声名，一路上沾沾光；二呢，敝行这些年不景气，借此行跟贵行走近了，日后还望得到林爷更多的提携……”

林云翥宽厚地笑笑，说：“这生意上的事，平时都是行铺上两位兄长拿主意。

不过，这搭个顺风船，捎点货送些物，来来往往，倒是常有的事。既是老赵引见，就待我跟两位兄长打声招呼吧，是否可行，还得他们说了算。”

“那是，那是。船行天下，慎重为要。”林阿吕忙说，“我这就回去准备，不知贵号何时出发？”

“应该就在这两天了，明天给你个准信吧。”

.....

要是这场横祸，果然是因为林阿吕而生，那他就太对不起两位兄长了！

坐在小舢板中，林云翥一直紧抱着陈仰穆。周遭浩如烟海，寒风森森，海潮凛凛，月光迷蒙，水流湍急。极度的饥饿与极度的恐惧同时袭击着他的肌体和心灵，他一次又一次地窒息与晕厥，一次又一次地被陈仰穆摇醒……

三

陈仰穆活转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海难的第七天了。

他最先恢复的是嗅觉，是一种槐花般淡淡的香气由鼻孔缓缓地沁进他的心田。“雁，雁……”他使劲地叫着，但叫不出声来。在嗅到了槐花香气的時候，他的眼前随之出现了幻觉，那是他的妻——蔡雁秋。妻的体香有一股槐花般的清纯甜美。这时，触觉也跟着复活了，他感到脑袋枕着的地方软绵绵，暖呼呼，就像在家里枕在妻的怀里一般，舒服极了，真是太舒服了！可是，逐渐恢复过来的视觉，彻底打碎了他夫妻缠绵的美梦。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上半身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拥在怀里，一对丰满柔软的乳房严实地捂着他，一双光洁的玉臂紧紧地匝住他！

“你……你是谁？”陈仰穆挣扎着，想将身子从女人的怀里挣脱出来，但他办不到，这不仅仅是他还没有恢复体力，更因为这女人根本就不放弃这有力的拥抱。

“哟西，哟西……”女人满脸惊喜，唧唧呀呀地呢喃着，轻声细语，吹气如兰。尽管陈仰穆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已经从那表情、那语气明白了一切：我没有死，我得救了，我活过来了！随即，又有一个念头闪过：也许，这里已不是人世之间，而是像书里、故事里所讲的，是仙界，拥抱着他的不是女人，而是仙女，或许是女狐？听声音，怎么就像鸟语而不似人话？

女人一直抱着他，喂婴儿似的一口一口往他嘴里喂着水。真是渴死了！这水，可真甜！他顾不了许多，他只顾将水喝掉，喝了水又喝汤，是鸡汤，汤里放了洋参，一股美味极粗鲁地驱走了刚才那股淡淡的槐花香气。他再用力呼吸时，就只能嗅到满室的鸡肉味了。

喝过了水，饮完了汤，缓过气来的陈仰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对跟前的女人道一声谢谢！真是太幸运了，在海上漂流了这么些天，大家都绝望了，都做好了同归黄泉的准备，怎么就遇到跟前这个仙女了呢？哦，同伴们呢？湛秋、云翥他们呢？

他们都还活着吗？

“姑娘，我，我还活着？他，他们呢？”陈仰穆终于会说话了，他说出口来的并不是一直想要表达的谢意，而是兄弟存亡的牵挂。

“哟，哟……咳，咳……”女人说了什么，陈仰穆听不懂。

女人终于松了手，让陈仰穆躺在床上。她站都不站起来，只用双膝挪动，从壁橱里拿出一只木盒来。

“《针路图》！”陈仰穆一阵狂喜。他猛然接过了这只檀木盒子，颤抖地旋开那螺旋纹盖子，那一本发黄的册子就露了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只要《针路图》在手，哪怕是在天涯海角，也回得了家……”

“哟，哟，哎，哎。”女人笑了，笑了的女人很妩媚，也很年轻。可是，陈仰穆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只是从她的笑容里，得到了宽慰，感受到友善，享受到美好……

“哒，哒哒！”是敲门声。女人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躺下去别作声，就又轻快地移动双膝，将隔扇打开了一道缝，女人与来人叽里咕噜了一阵，隔扇重又关上了。只是，回到仰穆跟前来时，女人的整张脸兴奋得通红。她知道仰穆听不懂她的话，就用表情，用手语，一遍遍地试图与陈仰穆沟通。

陈仰穆猜度了半天，终于明白了：除了他活着，还有两个人也活着！

“我，我要见他们，我们，来自中国，潮州，我们是潮州人，我叫陈仰穆。你，你说潮州话呀！”陈仰穆一字一顿地说，可是，得到的仍然只是甜美的笑靥，娇媚的摇头。

“哒，哒哒”，又有人敲门。这次送来的是饭菜。太饿了！怎么现在才想起饿了呢？陈仰穆二话没说，接过筷子就狼吞虎咽起来。女人一再示意他慢点吃，可他哪里还顾得了斯文？这白米饭真香，这蒸鳗鱼真香，这清炖鸽子真爽口……

女人仍然笑着，但那眼角却流下两滴晶莹的泪珠。这泪珠，一下子让陈仰穆感动了，他想起了蔡雁秋。有一次，他病了，被送回家，妻除了煮林云翥开的中药喂他，还给他煮了一锅粥，一锅白米粥。大病初愈，喝一碗白米粥的感觉可真好，他喝了，美美地喝了，居然，妻就被他的馋相感动了，心疼了，掉眼泪了。女人，女人哦，心都敏感，都脆弱，都善良。

“姑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吃饱喝足了的陈仰穆说，一双手却紧抱着那只木盒……

夜色降临了，陈仰穆并不明白，他已经在这位姑娘的寝室里度过了七个夜晚。清醒过来的他，马上为夜的到来感到慌乱，看样子，姑娘并没有离开的意思，那么，这孤男寡女，如何同处一室呢？难道，姑娘家中，就没有别的什么人？

唉，怎么就一句话也说不通呢！

陈仰穆试图站起来，他内急。女人也试图扶起他，但没有成功。他仍然四肢乏力，白米粥还没有让他恢复一个男人的体力。他勉强坐了起来，目光落在身边的一

只夜壶上。女人善解人意，朝他露出腼腆的一笑，就转过身去，听任其方便。

“姑娘，你，总得找个会说话的人来啊！总这样猜哑谜，哪行啊？”重新坐下来的时候陈仰穆对女人说。

“咿呀，咿呀。”女人脸泛桃红。又扶他躺下，自个儿也躺下，一条白皙丰腴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搂紧了陈仰穆。

陈仰穆无力反抗，也不好意思反抗。他美美地闭上眼睛，让梦悄然地走进他仍然困倦的躯体。

陈仰穆醒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早晨。女人比他起得早，早餐都准备好了，屋子里还是散发着淡淡的槐花香味。陈仰穆站了起来，觉得精神好多了，四肢有劲了。他放胆地瞧那女人，这一瞧，让他心头一震。真白啊！这女人，是白玉雕的呢，还是瓷土烧的？天下怎么会有如此秀气光洁的女人呢！这时，女人笑了，瞅着他的一副傻相笑了。笑着的女人将一只长长的手臂伸过来，不由分说地将傻傻的他拉进了一间浴室。浴池里飘着花瓣，女人又滴了几滴香水，一股槐花香气就散发开来……仰穆洗了澡，换上女人准备好的一身睡袍。

走出浴室，陈仰穆发现寝室里多了一个女人，一个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名叫阿琪，台湾人，操一口台湾话，这台湾口音一下子让陈仰穆兴奋起来。他终于有了知音，终于能够用语言沟通了，尽管台湾话与潮州话有许多发音不同，但都同属于闽南语系，每一句基本能够听懂。显然，阿琪是女人专门请来当翻译的。

阿琪见陈仰穆一头雾水，就笑着说：“陈君，你是交桃花运了！家乡有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呀，后福无穷啊！”

“我是大难不死，不死当然就有后福。你告诉姑娘，我会回来重谢她的救命之恩的！咦，我的兄弟呢？把他们叫过来。快，我要见他们。”陈仰穆一听就激动起来。

“陈君，你先坐下，你说要重谢人家姑娘，你可要说话算数！”阿琪一把按住陈仰穆，“你还不知道吧。你现在身在何处？”

“哦？对，我，何处？琉球？还是……”陈仰穆这时又想起《针路图》，他一把抓过那只一直放在枕边的盒子。

“这里是扶桑，扶桑知道吧？就是日本国。”

“啊！扶桑？我是在日本岛上？”

“对。这里叫北上町。我是这位姑娘的父亲特地从长崎请来的，佐藤町长说你们好像是台湾人，说话听不懂，我是台湾人，一准能听懂。”

“哦！原来我们是漂流到这日本国来了，我的兄弟都还活着对吗？”

“活着，原来还有三个，有一个现在怕是已经不行了。你们的命真大！町长说，这时还不能让他们来见你。”

“这，为什么？”

“你，从现在起，得改名泽木郎。也就是说，你必须取代泽木郎，做泽木郎要做的、该做的事。”

“啥？为什么？”

“你说你要重谢这位姑娘。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吗？她叫佐藤纪香，是北上町町长佐藤清泉的独生女。一年前，佐藤纪香新婚不久的丈夫泽木郎驾舟出海，一去不回，佐藤纪香疯了，每天都待在码头上守望，一直都这样，风雨无阻。直到十天前，你们来了，你们的小舢板一漂进北上町港的时候，佐藤纪香第一个惊呼起来，是她，大声叫着泽木郎，泽木郎，又是她，抱着一直昏迷不醒的你进了她的寝室……谁都无法拦住她，谁都不忍心将你从她怀里拆开来……那时，除了佐藤纪香，谁都以为你已经死了，都以为她抱着的是一具尸体！”

“哦！是她，是她救了我！”

“陈君，人要有仁义，要有良心。町长让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不能抛弃佐藤纪香，这是天意，佐藤纪香的病好像不治自愈了，是你治愈的啊！町长说，怕你一走，她的病还会复发……”

“这，这不可能，我，我潮州有老婆，有孩子，我可以重谢她，报答她，但不可能留下来，我更当不了什么泽木郎！”陈仰穆只觉一股气闷上胸口，语气也不免焦躁激动起来。

“你，冷静冷静。我告诉你，北上町也是个渔村，村民都听町长的。你，要是不答应，怕是走不出去啊！”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死也不会答应！”

沉默。屋子里的三个人都沉默。佐藤纪香初时是一脸快乐，圆睁着双眼听仰穆和阿琪叽里咕噜地对话，然而，随着他们对话语调的变化，她脸上的表情也跟着变化。尽管谁的话也听不懂，但她看出，谈话没有成功。仰穆强硬的口吻和过激的表情无疑如一把刀子割开了她的伤口。她一言不发地呆坐着，两行泪珠扑簌簌地坠了下来。陈仰穆心如乱麻。他知道这样强硬的拒绝对于一个痴心不改、痴情满怀的弱女子，会是一种怎样的伤害。可是，他办不到，即使面对救命恩人，他也办不到，这不仅因为他爱他的妻，爱他的家，更因为那样做已经突破了他的人生准则，人生宗旨，也突破了做人的极限！阿琪无能为力，她生活在长崎，长崎有一个潮人群体，同为中国人，她跟他们没少交往。她明白潮州人的家乡观念极其牢固，对爱情专一，性格柔中有刚，认定了的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当陈仰穆被带到佐藤清泉屋子的时候，佐藤清泉完全是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

“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我可以救你们，可以让你们活也就可以让你们死。”阿琪一字一句地翻译了老町长的话。

“杀了我，我也不留。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你们用来治疯病的药引子。”陈仰穆十分强硬地回答。

“中国人也是人，也得讲良心，不能不管我女儿的死活。”阿琪又一字一句地代

老町长作回复。

“做人得有个准则，非礼勿行。我没有理由用自己的躯体去骗一个犯病的姑娘！哪怕这种欺骗的目的是善良的，因为这行为本身是肮脏的、残忍的！”陈仰穆说。

“只要目的是善良的、美好的，手段和过程拙劣点，甚至是残忍点，上帝都会原谅的！”阿琪又跟着町长说。

“我不信上帝。我只知道这样做我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不要再说了，町长，该如何处置，随你便吧！”陈仰穆的犟脾气上来了，他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你们，别争吵了。”阿琪突然换了一种口吻。仰穆回过头来，发现了站在身后的佐藤纪香。

佐藤纪香走过来，亲昵地牵过他的手，不由分说地将他带回她的寝室。

“纪香，我……”陈仰穆刚开口，就被跟进来的佐藤清泉打断了。

阿琪急忙上前，对陈仰穆说：“町长让你选择，要不你留下，要不连你的兄弟也别想走。”

“你敢！”仰穆大吼一声，把佐藤纪香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顺从地让佐藤纪香挽着胳膊……

接下来的日子，对陈仰穆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远比皮肉之苦，口腹之饥更难以忍受。

佐藤纪香真是太痴情，太缠绵了，要是单纯的苦苦相缠也许还容易对付，偏偏她不，她是用一颗女人特有的、细致入微的心来呵护他、照顾他。要是跟一个平常的女人这样同处一室也许对于有妻室的他算不了什么，偏偏她又是一个绝色的女子！每天看着这么一个容颜姣好，体态丰盈的女人在眼前晃着、身旁躺着，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受罪！

日子在理智与欲望的抗争中一天天过去，善于察言观色的老町长终于看出了破绽！这天一早，佐藤清泉对仰穆说：“跟我去看个人。”

陈仰穆急问：“是不是我的兄弟？”

阿琪代佐藤清泉回答：“是的，他，快不行了！”

“怎么会、怎么会呢？”陈仰穆加快了步伐。

佐藤清泉在一处残破不堪的屋前停了下来，他让一个老者打开了一道门。

屋里恶臭。昏暗的光线让陈仰穆的眼睛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倒是里面的人看见了他，大声地叫了起来：

“仰穆！”

“云翥！”

“你，你还活着！我们，我们都还活着！太好了，太……阿琪，你说，为何将他们关在这里？为何将他们饿成这样？”陈仰穆抢前一步，一把抓住了佐藤清泉的衣领。

“陈君，你识趣点，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你们处死！你，要不是佐藤纪香，早就没命了。”

阿琪上前按住陈仰穆，照着佐藤町长的吩咐对仰穆说：“町长说，知道你是个讲义气、讲道理的人，他也一样。但为了救女儿，他什么都顾不了，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无奈。你只有好好地照顾他的女儿，好好地当一回泽木郎，你的兄弟才有活路，你自己也才有活路。你，好好选择吧！”

“仰穆，他们要你做什么？你怎还不尽快答应？”林云翥把脸贴在窗口，看上去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仰穆呀，你……你看看，湛秋他，他已经不行了……还有阿尾，也快没气了！你不能丢下我们，我们要死一起死，要活一块活，要回家也得一同回家！”

陈仰穆从破屋子回来，整个人就瘫软了。他可以不活，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蔡湛秋死去，看着林云翥受罪！佐藤清泉就是看透他的这一弱点，才下的这一阴招！陈仰穆输了！陈仰穆如同被抽去了脊梁骨似地在佐藤纪香的床上躺下来的时候，就对门口的阿琪说，他输了，他认了，他从今晚起就是他妈的泽木郎了！

“雁秋啊，仰穆负你啊……”夜静更深时，陈仰穆发出一声狼一样的嘶吼……

四

转眼间到了送旧岁迎新春的时节，陈仰穆猛然想到，他已经在北上町度过了一个寒暑！

蔡湛秋的忌日，佐藤纪香备了祭品，仰穆、云翥和阿尾三人一同上了一趟坟。回来的时候，陈仰穆一直独自呆坐着，任纪香如何劝，都是一言不发。

一年的相处，陈仰穆跟佐藤纪香之间，除了用身体语言、表情动作，他们已经能够用简单的口语进行交流了，这得归功于阿琪的言传语授。而佐藤纪香的病竟然不再复发，不仅神志清醒，气色润泽，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这，又该归功于林云翥的妙手回春。

起初，林云翥对陈仰穆与佐藤纪香的“苟合”极为不满，对蔡湛秋的死更是捶胸顿足，自然迁怒陈仰穆。后来，从阿琪那里得知了其中缘由，他才大动肝肠，竟哭成泪人，誓跟仰穆同生死。为了安慰抑郁不欢的陈仰穆，他总是跟他开玩笑，说这也是缘分，就如《镜花缘》所述，是陈仰穆落难东洋艳遇百花魁，是天作之合……

面对兄弟的责怪也好，调侃也罢，陈仰穆总是缄口不言。他只有一再说服林云翥别再管他，带阿尾先行赴暹罗。阿琪说，长崎有一个很有实力的潮州帮，随时都能通过他们搭上离开日本的远洋船。佐藤清泉也一再表示，他愿出路费，让他们尽快走人！他知道要留住仰穆，就得断了仰穆思归之念。从这一点上来说，云翥是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越远越好。然而，林云翥就是不愿走，不愿抛下仰穆离去！这个誓，是他们在海难时对着大洋、对着风暴立下的！林云翥在给家里的平安信中写到：今生宁做东洋鬼，也不负义走单骑！林云翥的偏执，林云翥的仁义，得到了佐藤清

泉的好感。尤其是为佐藤清泉治好了疮痍，更得到他的信任。为了谢恩，佐藤清泉居然支持林云翥在北上町重操旧业，当起了医生。有时，林云翥还应病人之约，到外地出诊。看起来，他们果然是要在日本长住下去了。

佐藤清泉对这么一种结局表现出极大的满意。尽管他仍然扣留着《针路图》，尽管他仍然派人一步不离地盯着陈仰穆，尽管他每天都要向女儿纪香询问一下“泽木郎”的状况，尽管他对陈仰穆仍然板着一张冷峻的面孔，但女儿写在脸上的幸福已让他这个当父亲的如释重负。

只有佐藤纪香知道陈仰穆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当一个人用全身心去爱另一个人的时候，当两个相爱着的人朝夕相处的时候，任何隐私都会守藏不住，任何谎言都会不攻自破。

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到来了。日本有“樱花与酒的民族”之称谓，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各地都举行“樱花节”。家家户户都在樱花树下摆宴，喝酒，唱歌，跳舞，以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天气转暖，春意融融，足不出户的佐藤纪香突然对佐藤清泉提出要与“泽木郎”一起到琴海姨妈家走亲戚。因为琴海的樱花开得早，此时应该是樱花簇簇，风过如雨了。佐藤清泉一开始并不答应，但纪香说得有理，自从母亲病逝之后，姨妈就是她最亲的人了，再说，这一路有“泽木郎”照顾着，又有阿琪跟着，父亲尽管放心。看着女儿与“泽木郎”夫妻亲亲昵昵、恩恩爱爱的样子，想到女儿病愈之后还真没见过姨妈，终于答应了。

琴海离长崎不远，陈仰穆当然乐意同往。

出发的前夜，佐藤纪香破例地与陈仰穆一起喝了不少酒。“陈君，你知道日本俗语‘樱花七日’是什么意思吗？”借着三分醉意，撒娇的佐藤纪香蜷缩在陈仰穆的怀里，突然这样问。

“你，你说什么？”仰穆尽管不能全句都听清，但一听“陈君”，大吃一惊。

“你，陈，仰，穆！中国人！”佐藤纪香毫不含糊地改用潮州话一字一顿地说。说完了，还将身子使劲地往仰穆怀里靠了靠。

“纪香，你，全都明白了？”仰穆将她的脸转过来，发现她已经泪流满面，红润的双唇不停地哆嗦。

“我，要是不明白，会这样，会这样爱你吗？”佐藤纪香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我，对不起，纪香。这都是，这都是你父亲乱点鸳鸯谱！害得我去不了暹罗又回不了家。”陈仰穆不管纪香听懂听不懂，就一股脑儿将心思倒出来。

“我的，明白，明白！但是我爱，爱的是你！”佐藤纪香说。

“可是，我是潮州人，我家里有孩子，有老婆……我不能总待在日本呀！”陈仰穆脸上又罩上一层愁云。

“我的明白，我的，留不住你的心。你的，大男子，大大的。”佐藤纪香说着，拉起仰穆来，“我们不说这个了，我们高兴，快乐，去看樱花！”

“我呀，一天不回家，就一天也不高兴！我的兄弟也在等我一起回家呢！”陈仰穆一提起兄弟，就更添愁绪。

“林君吗？他不是到长崎去了吗？会有办法的。陈君，别苦恼，樱花虽七日，却依然灿烂。来，我们，‘如鱼得水’？”佐藤纪香喜欢用陈仰穆说过的这句话来代表泡温泉。

只有在蒸腾的雾气里，陈仰穆才能彻底的放松，完全的投入。而此时，醉眼朦胧中，看桌上肴饌都是山珍海味，听耳畔丝弦却不啻孤雁哀鸿，而一身和服的纪香，仪态万方，如风般飘来飞去，若非仙女必是妖精！纪香双泪流盼，吐气若兰，一阵阵扑到他的脸上。他把酒一仰脖子喝了，却悄悄漫上一缕愁绪，在屋子里荡漾，在心里头拂扫，他轻轻地吟诵起秦观的一首词来：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佐藤纪香静静地听，全神贯注。沉吟少顷，又一字一句跟着诵。不解之处，她会发问，然后悄悄地记下……

佐藤纪香给水池放着温泉水，又顾自解开了和服。她呢喃：“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樱花花期短，却缤纷灿烂。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在庭院里种樱花，讳其短暂。陈君，我们，是不是樱花七日？”

“樱花七日？纪香……”陈仰穆叹了长长一口气。酒暖肝肠，酒乱心神。这时，看着灯影里的纪香，看着躬身往澡池里滴着香水的纪香，陈仰穆顿觉意乱神迷。这个日本女人，简直就是一尊美神雕像，曲线优美，神态优雅，那一件已脱去大半的白绸内衣，还搭在一只香肩上，掩住了一只乳房，又露着一只乳房，那简直是一对在捉迷藏的小白兔啊！香气弥散开来，水气袅袅腾腾，使整个浴室都充斥着迷离与温馨的味道。

这个疯狂之夜，果然是在预示着一个意想不到而又期待已久的结局。

一艘白色的小汽轮从北上町码头出发，沿着海岸线逶迤南行。风嗖嗖，水森森，寒气透骨，细雨砭肌。所有的乘客都龟缩在舱里，使本来就不宽敞的客舱更加拥挤

不堪。佐藤纪香一直握着陈仰穆的手，就像握着一只小鸟，仿佛一松手就会展翅飞掉了似的鸟儿。谁又都一言不发，佐藤纪香好几次张开口，又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仿佛一说话，那个美好的愿望就会化为乌有。陈仰穆这时也是沉默无言。他一方面在猜测着佐藤纪香此行的真正意图，又在设计着到了琴海之后的可行方案。无论如何，此去琴海，应该是他金蝉脱壳的一次机会！只是，他如何面对佐藤纪香？如何摆脱佐藤纪香？船越驶近琴海，他的心越酸越软，真拿不准自己到时候能否下得了决心……

当船停靠在琴海码头的时候，佐藤纪香突然发话了：“不！不上，我们不在这里上，到长崎！”

“长崎？”陈仰穆感到突然，却又宛如是在意料之中。

“对，长崎。”佐藤纪香语气笃定。

“不是说只到琴海来看樱花吗？”阿琪急了，她虽然同情陈仰穆，但更担心出了意外，回去交不了差。

“纪香！”陈仰穆心头忐忑。他使劲地握住纪香的手，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绳子，生怕稍一松懈就会被浪潮卷去。陈仰穆好几次欲言又止，只有深情地注视着纪香一张冷峻矜持的脸。从琴海到长崎的航程并不远，但对于陈仰穆来说，这难捱的时光却很长。一直到看见长崎码头了，佐藤纪香才开启双唇：“你的俩兄弟，已经在长崎等你多时了。陈君，我们，就此，永别了！”

这话一说出口，就像一道巨浪冲决了堤岸，情感的激流轰然而至，谁都无法阻挡，佐藤纪香放声痛哭起来，她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抱住了陈仰穆，紧紧地拥抱着，深深地长吻着。“你的心，留不住。你，还是回中国去吧！”

“纪香！”陈仰穆此刻不知道是喜是悲，只有听任两行泪水垂了下来。

“这是《针路图》，你带好。”佐藤纪香从和服后面的包包里掏出一个用手绢裹着的木盒来。

“纪香，谢谢！我，对不起！对不起！”陈仰穆一见《针路图》，眼前一亮，双手合紧，满脸虔诚。他激动着，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也做不出合适的动作，他无法表达对佐藤纪香的感激之情。

“你走吧！你走！”佐藤纪香大喝一声，就扑在阿琪的怀里，痛哭起来。

船靠岸了，陈仰穆脑子里仍然一片空白。

他蹒跚地走出船舱，长崎的阳光晒得他一直睁不开眼，只能凭着感觉，跟在上岸的人群后面，一步一步地迈动，一步一步地跟进。

走过跳板，他蓦然回首，看见倚着舱门，身穿白底红花丝绸和服的佐藤纪香在朝他挥手，那宽敞的袖口，飘动着，飘动着。天蓝蓝，水清清，映衬着一只白色的客轮，一束波光，投影在甲板上，聚焦在那一张白玉雕成般的小脸蛋上，泪花如雨……